

西北歷險記

(八)

● 王孔安
壯行三萬里

惹惱姑娘石擊馬驚

今日（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六日

）自英地動身，經霞爾提（Chart）於下午三時，抵達腦磨兒（Nomal），共行一百華里，歷時二日，十二小時又四十分。全程大都在一開闊的河谷中。沿途有小橋流水，也有崗陵起伏，頗饒南國風趣。

昨晚睡眠，均甚充足，一覺醒來，已日高三丈，匆匆收拾行李，將昨晚剩的鷄湯、米飯、麵條燴了一大鍋，有點像陝甘一帶鄉間吃的米兒麵，非常可口，足支持一日的體力。

九時十分，離開英地，向西行，路甚平坦，一行人馬二十餘騎，首尾相接，款段而前。全沐浴在熹微的晨光中，田野紅綠，更顯出清晨的新鮮。

行約里許，經過一排柳蔭，伍太太走在最前頭，後邊的人，都跟着她的視線向左轉。原來左邊是一排農莊，平行三間土房，房前一個小院落，稀疏的幾顆椿樹，樹枝間架起兩根竹竿。一個年少的秧哥（土音姑娘之意）正撐起竹竿晒衣服。她居然頻頻側視這一羣異國男女的面目與裝束。她強健的體態和容貌，面部紅白分明，遠望如施臘粉，近視乃天然秀麗。尤其一對大而明朗的眸子，長睫毛，高而直的鼻樑，身體筆直，胸部高聳，淺笑流盼，步履端莊，如用修辭文句來形容她，則把『亭亭玉立』，『嬾嬾多姿』，『秀麗可餐』，所有美好名詞，都加在她身上，亦不爲過！讀前人『沉魚落雁之容』之句，頓然想起這句話的真義！

呂兄欣賞得出神，望之而自語，但不知所云，老鄭接着道個「亞克喜」，伊作半嗔半嬌之態，拾一石子，向老鄭擲去，適老伍的馬在後頭，恰被擊中，馬一驚，幾將老伍摔下來，大家一齊笑了，才發現「亞克喜」這一名詞的音調，語氣與屬性出自我們口中，都有問題？從此，這三個字我們再不敢用了，這一擊無異朴責，亦一大好教訓！不然，以後走到通都大邑，要闖出禍來

邊是一排農莊，平行三間土房，房前一個小院落，稀疏的幾顆椿樹，樹枝間架起兩根竹竿。一個年少的秧哥（土音姑娘之意）正撐起竹竿晒衣服。她居然頻頻側視這一羣異國男女的面目與裝束。她強健的體態和容貌，面部紅白分明，遠望如施臘粉，近視乃天然秀麗。尤其一對大而明朗的眸子，長睫毛，高而直的鼻樑，身體筆直，胸部高聳，淺笑流盼，步履端莊，如用修辭文句來形容她，則把『亭亭玉立』，『嬾嬾多姿』，『秀麗可餐』，所有美好名詞，都加在她身上，亦不爲過！讀前人『沉魚落雁之容』之句，頓然想起這句話的真義！

平坦路走了四十餘分鐘，經過一個村落，人家不少，見外國人經過，都扶老攜幼，爭相觀瞻。從其喜悅的神情與穿着，知道這一帶人的生活比較富裕，出產亦必得天獨厚。過此，則繞一河曲，慢慢進入山中，迎面陡削的山勢，又給每人心理上一種威脅。

此一山勢，雖然陡削，但由近而遠，由低而高，從一絕谷中，突然成八十度的角度，爬至半山，約一千餘尺，橫山腰開一小徑，曲折盤旋，經加人工修理，急劇之勢稍殺。初一段向西行，慢慢轉向西南，山勢壁立，一個慢轉彎，路稍寬，俯視約五六百尺，河流歷歷在目。約半小時，一個銳角轉彎，向東南，坡度較峻，約行半小時，又一銳角急轉，向西南行，略斜下，俯視不見底，仰望不見頂，率性一直向前望，不覺又行四十餘分鐘。再轉一個彎，向東南行，慢慢向南，遇一絕谷，一鐵索橋將此砲台與另一山腰連接起來。

此一索橋，係近代建造，一應材料設計，皆出自英國。長約十餘丈，載重量二十公噸？兩馬

並行其上，搖擺如浪橋，爲策安全計，人人都下馬，一一挨次踱過，但費時甚久，總共歷時約一點十分鐘。

過橋後，略事休息，復繼續前進，上一高坡，稍下行，又上一高峯，遙望對岸山嶺，有如疊褶的立體牆壁，橫腰繫一白帶，上接雲漢，下臨無地。又一險路，但不覺總算過去了。

下坡後，向東行，約二里即抵達霞爾提村。

霞爾提居民三十餘戶，散居於一山窩中。樹林濃密，風景清幽，村之西邊，有一巴國政府設立招待所，榜其額曰：（Rest House），我們一行被招待在這裏。

所中有管理員，廚師，僕歐各一，各守其職，服務的精神，十分良好。一應行李的放置，鋪被的整理，餵食的安排，均不用我們操心。該所好像建造不久，窓壁油漆猶新，床桌几凳等比較齊全。有寢室三，會客室一，盥漱室一，力仿近代小型公寓設備，但限於物力與環境，有點像鄉巴佬穿西裝，多少有些不自然。

今日行程，雖不到五十里，因砲台險峻，路徑彎轉，過橋竟達一小時之久，大家都感覺疲倦，一到下處，不約而同地都躺下不願動。我在會客室一張靠椅上休息，將抽上一支香烟，忽僕歐引進一本本地紳士型的人進來，初以爲所中職員，渠滿口英語，但淺俗不能達意。談了半天，才知道他是這村中的紳紳。從他自己口裏，表示他有財有勢，經常往來於吉爾吉特與白沙瓦之間。一些不相干的話，你越不理，他越自我誇大。此時伍太太在座，她究竟女性氣，爲了眩耀她的英語

，她不知輕重地從傍插了兩句嘴。這位紳士型的人，才得到機會，與她搭訕起來。他那一副驩尬形，斜睨着她，嬉皮笑臉地與她攀談，他誇耀他有精美的房屋一棟，牛羊百餘頭，兒女都俊秀聰明，他在地方上很有名望，鄉人都尊敬他。他滔滔不絕地口沫四濺，伍太太越聽越好笑，笑的前仰後合，他誤會她的話，在一異國女性面前可能投機。其實伍太太笑的意思，是笑他一口洋涇濱英語，又粗又俗又不達意。我從旁細細端詳此人，中等身材，年約四十上下，面長方型，而眉目口鼻位置均欠配稱。其穿着有點像滬上小流氓，其言態則酷似蓉市下級禪神。從僕歐對其敬畏的表情上看去，其人在地方上或爲一霸。來意雖未明言，但醉翁之意，不問可知。而伍太太自幼留學歐美，習慣了二十世紀的社交，她沒有想到她的年齡與媚美，時時在吸引蝴蝶，況且又在落後地區，遂不經意地與這位不速之客叨絮不已。一爲眩耀自己的流利語文，一爲餐飲他人的秀麗，各人是各人的想頭，談話也就越談越無結論。最後還是伍仁兄擺出難堪的臉色，才把客人送走。起身時，再三邀請伍太太到他家裏晚餐，伍太太自然婉辭謝絕，彼遂快快而去。此種舉動，在我們看來，可謂無禮之行！然在異國流俗，竟以黑爲白耶？是則非愚之所知也！

該人走後，我們詢問侍者，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馬加哈那，詢及其職業與行爲，則只搖搖頭而已，問管理員，亦不知其詳，且只顧左右而言他。

今天的晚餐，是招待所替我們代辦的，自然

很豐富，除鷄羊肉外，還有兩樣蔬菜，一是洋蔥，一是紅蘿蔔，色鮮味美，如茹珍饈。

水晶珠粒叮噹作響

昨晚宿霞爾提招待所中，膳寢均無問題。

今晨八時起床，盥漱畢，將進早餐，忽一傭工模樣青年來所，聲稱馬加先生邀請米賽司伍到他家裏早餐，經管理員傳譯，只請米賽司伍一人。我們不知當地的風俗，深虞發生意外，有礙行程，只好代伍太太婉辭謝絕了。瞬間，馬加君又親自來請，此時伍太太的態度，忽然嚴肅起來！

一股冰霜似的冷氣，從紅暈的兩頰透露出來，神情拒人於千里之外，而馬加君仍然嬉皮笑臉，我們深慮出事，乃同意都到他府上作禮貌上的回拜。遂收拾行李，裝備馬匹，辭別所中員工，連袂就道。繞了一道彎路，一行多人，專誠到馬加君府上拜候。馬府只三間土房，陳設簡陋，冰鍋冷灶，並未作晏客準備，我們稱謝再再，主人反倒不好意思起來！

離開霞爾提，已經九時有半矣。

今天的氣候轉寒，日光格外可愛。騎在馬上，手足均已凍僵，馬鼻中噴出來的氣，頓時凝結爲冰，散滿鬚髮的水晶珠粒，作叮噹響。這一段路，全是一片開闊地形，路的兩旁，多植洋槐，目力所及，田畦相連。一層薄霧，籠罩着四週，一行二十餘騎，前後相接二里許，沉浴在晨曦中。人馬的蠕動，捲起揚塵與浮霧，向一個方向前進，遠望好像一大隊的出征軍旅，頓時衝破遠野的寂靜！太陽高起來，霧也散了，我們的重裘中

似乎有點緩意，凍木了的手足，也慢慢舒展開來。

正行間，忽然最前頭的馬，停止前進，原來在一交叉路口，兩個公務員模樣的人，阻止我們前進。滿口土語，指手畫腳，始終不解其意。糾纏了半天，我們後來人馬都集攏來，儼然一羣聾啞，彼此不知所問對。最後還是我們有禮貌的手勢，博得他們的同情，遂各道亞克喜，互相握手而別。

離此前進，穿過一段樹林，沿一河渠向西行，約莫十餘里，一段山路，雖不高，而石塊凸凹，崎嶇難行。過一道河，再行十餘里，遠處炊烟，近處牧歌，途間時遇行人。我們選一平曠的地方，下馬休息，各人取出昨晚預備的熟鷄蛋，聊代午餐，計時已下午一時四十分。

繼續沿河溪前進，向西南行，過一村落，地連畔，羊成羣，園林處處，路亦平坦，騎在馬上，遙望山邊的太陽，耳聽壑底的流泉，頓忘流離之痛！

轉眼就到了腦磨兒，明天就到了吉爾吉特，那裏有飛機場，一小時半，便到了白夏瓦。眼看著艱險的山路走完了，而人生的旅途，更艱難，更險阻！明天一過，新的艱難險阻就開始擺在眼前了。想到這裏，反不如永遠停留在山中，山中的人，沒有見過洋房汽車，也沒有嚥過水陸珍饈，他們自然不去追求它，也自然沒有追求不到的痛苦。他們席地蓋天，口嚼無鹽的羊肉，眼望入山的夕陽，臉上露着微笑，以為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他的。他以羊肉為食，以羊皮為衣，他不

知憂愁為何事！他唯一的煩惱，是他的肥羊被狼攫噬了，可是這是一年到頭，很少有的事！所謂

：「葛天氏之民歟？無懷氏之民歟？」，都市中混久了的人，睹此景物，尤有不已於嚮往之情者！

念不已！

承主人美意，為我們雇一傭童，砍柴取水，

我們則自炊自爨，傭童十分伶俐，代勞我們盛飯

洗碗，應對進退，都有分寸，一對滾動的黑眸子

，十分逗人喜愛，臨別，我們酬以盧比，他笑而

婉謝，好像他專是為人盡義務的，與米什喀爾的人比較，顯然兩種人情味。

兩種人情味道迥異

下午三時四十五分，到達腦磨兒村，太陽還掛在半空，不像早晨的嚴霜濃霧，格外顯得晴和

，人們的精神為之一爽！

腦磨兒比較上算一大村落，有學校，有郵遞，有幾處像樣的房屋。這裏也有政府設的招待所（Rest House），外形的宏敞，比霞爾提還要排場些。我們依據過去經驗，逕投宿該所，而出乎意料之外，竟遭拒絕。俗話說的，人離鄉賤，物離鄉貴，我們遠適異國，也不便理論，只好轉投他處，結果無一處歡迎。幸遇一位休假回鄉的軍人，他伸出同情的手，才照料我們借宿於一小學教員家中。主人誠懇而有禮貌，對我們問長問短，溫情溢於言表，給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不少。

休假軍人的率真可喜。他一口流利的英語，我們談的很投機，他請我們抽紅錫包香煙，我們報以沱茶（僅剩下的一塊）。從他的口中，我們才知道今天招待所拒絕我們的原因。同時，他告訴我們，昨晚及今晨我們在途中的情形，這裏早知道了。我們亦不便追問，讓事實去代替辯論吧！總之，巴國的人情，是值得珍重的，人情本能是趨熱避冷，他們不歧視異國人，已經是難能可貴，何況對我們的熱情與禮貌，尤其使我們感

準備上道烏鵲亂活

昨日麻煩多，耽誤睡眠，今晨起來，大家睡眼惺忪，懶洋洋地收拾行李，預感似地，好像生活在一起，行動在一起，命運也在一起？

起來已經遲了，急急忙忙燒了一鍋水，柴是濕的，好容易把水燒開。煮了一鍋稀飯，所有剩菜殘湯，不管新舊，一齊燉進去，滿以為飽餐頓後，連鍋碗盆盃一齊扔掉，再不需要自己砍柴、打水、淘米、燒飯了？伍兄高興之餘，做個摔碗的姿勢，不留意袖扣掛在飯鍋耳環上，熱騰騰地一鍋雜燴稀飯，隨着手勢攢濺在地下，大家互相望着，老伍則一言不發，坐在一邊發呆！最後還是我提議，反正中午便可到達吉爾吉特了，還是勒緊肚皮啟程吧！都默默地各人收拾各人的行李裝，於烏鵲亂叫聲中，快快就道！中國的迷信，

烏鵲叫，就是不好的預兆，況且又把已到口裏的是勒緊肚皮啟程吧！都默默地各人收拾各人的行李裝，於烏鵲亂叫聲中，快快就道！中國的迷信，愉快的事情，接二連三的發生。今天想起，猶有餘悸！

老羊皮襖救人一命

中 外 雜 誌

離開腦磨兒，已九點十分。沿淺灘幽谷清溪，向西南行，連翻兩個小山頭。因坡度緩慢，疏林鳥音，處處露出春意。至少在每個心頭，多少發出些春意，故不復想到行路之艱難！

這一程全是慢坡路，越走越平坦。十一時左右，向西向南，繞一個大彎，好像由一山峪出去，漸漸地形開闊，路徑亦寬。天然石子鋪面，馬蹄也有彈性，慢慢速度增加，急性子的老呂，二簧也開了，老英更是有說有笑，揚長一鞭，馬由小跑，變為大跑。老伍的馬，在老英的馬的後邊，看見前頭馬跑，也忽地向前一竄，前蹄猛地揚起來，後蹄正待着力時，我在後面看得很清楚，將老伍從馬背上向左後方彈出！眼看老伍四肢朝天，平鋪地摔下來，馬則跟着前頭的馬跑了，前頭的馬跑遠了！老伍在地下仰面朝天躺着，不動不語，我在思浪中，突的起了個同一命運之感覺！不自主地跳下馬來，先捫捫鼻孔，氣息奄奄！但停了一會，雙目慢慢睜開，口欲言而無音。此時伍太太，老鄭老吳們都從後面趕到，馬木提也從前面將老伍遺落的馬牽回。我們圍着一團看護，伍太太涕泣成聲，老伍忽然轉側欲起，口中連說不要緊，惹的我們大家笑了。這位仁兄沉着得跡近於裝病，伍太太深知其毛病，一面責備老伍，一面感謝大家照顧之情。老伍說：「多虧身上的老羊皮大衣，不然，腰骨折斷矣！」原來這位仁兄，是一個極度內傾的自我約束之士，他的人生哲學，是在不妨礙他人的原則下，隨遇而安的。我

們同行月餘，沒有看見過他着過急，他對一切事物，都是慢騰騰地任其發展，他從來沒有想到艱險與勞苦。事態的變化，於他是得過且過，他從未發過留戀過去與批評現在的言論。甚至對他自己的生命的存留，好像都無所謂似的。今日的意外，別人替他非常着急，而他自己却好像有一種期待的！等到我們把他扶上馬背，他又一聲不響地悠悠然讓馬把他馱走了。

軍略重鎮萬里如歸

下午一時三十分經過一小型飛機場，到達吉爾吉特橋頭。橋係近代建築，長約十餘丈，寬可並通卡車，兩頭皆有戍兵守衛。我們一行被阻止北端，後來周定福兄等一行，亦已趕到，連人帶馬，不下百數，都擁集在橋頭，驟然陪襯出這一鎮市的繁華。

吉爾吉特，橫跨印度河兩岸，為南北交通鎖籠，其地當喀喇崑崙山南麓，北接洪雜，而仰趨帕米爾，西南鄰白沙瓦，南控克什米爾，俯瞰英地，西通興都庫什山，側附阿富汗之背，形成軍略上之重鎮，有左右呼應之勢。巴印克什米爾之戰，印軍屢受吉爾吉特後側方之壓迫，印雖數度空襲吉城，徒激增人民之憤恨，並不能輕減北面之顧慮。此地駐有行政長（Political Agent），一應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財政，歸其統制。市面雖不繁盛，但各式商店，應有盡有，房屋街市，略類阿克蘇，官衙有行政長官公署、縣長公署、警察局、郵政局、電報局、學校等，人口約兩萬餘。服裝頗整齊，類阿拉伯裝，捲邊帽，長外

套。公務人員，亦有穿西裝者，但穿夏而娃裝（Shalwar）居多，亦間有戴土耳其帽者，要皆樸質整潔，足徵這一區域的經濟與文化之進步。我們等到下午二時十分，才由城內出來一位軍官模樣的人，將我們一行引進城去，都被招待在政府所設的招待所中。

這座招待所，算一路來最堂皇的一處。內有大小寢室三十餘間，餐廳足容百餘席位，浴廁均合衛生要求。外有花園廣場，圖書會客諸室。我們每人可住一房間，為兩月來住的方面，最舒適的一天。主人殷殷招待，將管理員及侍役等姓名開給我們，謂一應需要及差遣都可責成他們，我們的心境上，有萬里如歸之感！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部不退稿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